梦想开花

□文心

人间四月正芳菲，
轮椅少年笑相随。
欲学鱼儿游碧水，
欲化野鸭伴鹤飞。

耳畔暖风熏人醉，
天上风筝翩翩飞。
千鹤湖畔看喷泉，
童话世界沐春晖。

心中的画

（歌词）

□顾向明

老家的墙上贴着几幅画，
南湖的红船，延安的宝塔。
还有天安门上升旗的掌舵人，
中国人发自内心感谢他。

新居的书房收藏许多画，
南海的春潮，丝路的鲜花。
你看复兴路上举旗的领头人，
老百姓打心眼里拥护他。

画中的人，心中的画，
走进多少寻常人的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是天下乡亲最朴素的表达。

画中的人，心中的画，
看到你们总想说点啥。
你在国在家就在，
这是穿越百年最响亮的回答。

关爱工作尽职责

□孙万楼

老翁年庚近八十，
宁静志远不欲物。
诗词书画休闲乐，
常阅书报增知识。
陶冶情操正能量，
不忘报国见风骨。
宣传党的好声音，
拥护改革好国策。
带动五老献余热，
银发生辉欣度日。
党史国史讲传统，
红色基因唱美德。
启发少年勤学练，
品行学业做踏实。
培蕾育苗助成长，
关爱工作尽职责。

无题

□王奎华

汉宋元明多名流，
而今文武各千秋。
无有山峦也跌宕，
不在江南亦水乡。

春天里

□江正

春天里，雨丝绵绵，打湿冬眠小生灵的温床，春雷擂响战鼓，宣布春天正式启航。

春天里，燕子奏响电线杆上的五弦琴，为天下苍生送上一阕曼妙的乐章。从早到晚，布谷鸟在枝头上喃喃自语，预言新的一年五谷丰登，猪肥羊壮。蜻蜓低翔，亲吻着湖面上的潋滟春光。蚂蚁跋涉在绿草丛中，不断调整头顶的天线，直播鸽群飞过蓝天的诗行。螺蛳漫步春天的泥沼，所到之处，都是粮仓。鱼游浅底，以鳍为航舵，以鳞为铠甲，与命运决战疆场，笑傲人生的风浪。地表之下，春心萌动的蚯蚓姑娘，扭动着纤细的腰肢，拥抱肥沃的土壤，一步步，无限接近雨露和阳光。

春天里，熏风柔柔，拂开柳条儿柔软的憧憬，吹来油菜花窖藏了一整冬的芳香。爬山虎的芽苞撑破残雪的围剿，勉力攀上世俗的高墙。小草削尖脑袋，推开枯枝残叶的阻挡，为大地披上盎然的绿装。桃花朵朵，馥郁芬芳，海棠绽放，映红赏花人的脸庞。蝴蝶扑扇着斑斓的双翼，一对对、一双双，在爱的天空下自由翱翔。蜜蜂流连于花丛，准备酿造幸福的琼浆。

春天里，耕牛拖动着岁月的犁铧，翻开沉睡的土壤，播下春华秋实的希望。麦穗垂下沉甸甸的头颅，开始分泌丰收的金黄。方田如镜，映照着白云的丽妆。田埂边，艾草飘香，石缝里，野菊花恣意生长，彰显生命的倔强。

春天里，每一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校园里，书声琅琅，老师的谆谆教导化作春雨潇潇，浇灌在孩子们的心上，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像花儿朝着太阳。马路边，黎明即起的环卫工人，挥扫如风，汗气蒸腾起初春的霞光。茶园中，采茶人十指尖尖采茶忙，为人们烹制牛年的第一缕茶香。小茶馆临窗处，几个老人就着一壶茶香，回首过往，如霜的须发蘸着春光，在微风中飞扬。

春天里，每一个夜晚，都有无数梦想在酝酿、在绽放；每一个清晨，都有水晶般的露珠装饰大地的胸膛；每一个午后，都有天籁般的清风和阳光；每一个傍晚，都有昏鸦叼起落霞的翅膀，飞进春天的帷帐。

春天里，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无限向往；春天里，一切的一切，都在潜滋暗长。

怎不叫人忆江南

□李志勇

春天的脚步匆匆跨进三月。三月的春景倏忽撩起我脑海深处二十年前那次江南游的深刻印象。人云，遇见好影好戏，不睹不快；邂逅好君好人，不叙不快；同样，若有好事好情，即便过去多少时辰，亦是不忆不快。既如此，在下就把《怎不叫人忆江南》的小文献给诸君。

首忆江南风和雨。拜读诸君文章，常见“风雨如磐”等形容风狂雨猛、浪高涛惊的字眼。不是说这些字眼让人害怕，而是说诸君所处之地，自然地理条件叫人不甚满意，要就不刮风，要刮就刮它个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要就不下雨，要下就下它个黑云压城，暴雨倾盆。那风和雨，就似脱缰的野马，在天地、山川、河流间横冲直撞，甚至酿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让人叫苦不迭。

可那江南的风和雨，是什么样的风，又是什么样的雨？在一家出版社改稿数月，免不了与江南的风雨接触，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风，是“沾衣欲湿杏花雨”的雨。好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仍然真实？在江南暂栖过年回乡的友人，答案几乎惊人的一致。江南的风是和风，尤其是春夏秋三季，那真个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江南作家乡了。那个风啊，吹在身上，直觉快哉；江南的雨是细雨，绵绵细雨下，直让你心旷神怡，那个舒服劲恰似烈日高空酷暑难耐下喝上一杯冰镇汽水，又似你在字短词穷之时突然间从脑海里蹦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词或一个恰如其分的精彩句子，直让你从上到下，从头到脚，神清气爽，畅快淋漓。

在这样的天气下，我总爱撂下手中的笔，踏上青石板铺成的人行道，漫步在梧桐树下，聆听和风吹动树叶又相互摩擦的“沙沙”声，体会细雨落叶时那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啪啪”声。细细的“沙沙”声，间或响动的“啪啪”声，会很快地融化掉你心中郁结的烦恼，赶走你堵塞在心头的不快，会让你的心灵尽情地放飞，甚至在瞬间，会让你的智慧和灵感实现爆发性的突破和增长。

次忆江南景及容。与江南的心有灵犀，不只是懂它的雨，懂它的风，懂它的言外之意，更要懂它的欲言又止，懂他的美景与靓容。生命若梦，梦过嫣然，生命若歌，歌透长空。但在江南，最确切地说是生命若水，似一脉清流，缓缓流淌。河埠头，石宿处，不是惊涛骇浪，而是微波逐澜，每个人都是划桨者，左一桨，右一橹，一叶轻舟，载着春的江南，摇碎了翠山叠影，铺陈着诗情画意。山影叠嶂，水月情怀，在我们身边不断逝去，渐行渐远。朦胧中，周庄、同里、乌镇、木渎等无数曼妙的水乡盛景，是那样的不可错过，是那样急切地进入你的眼帘，那倒映在水中的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筑，使人怀疑那或许不是倒影，不是虚幻，那行走在水中的人影，同样使你觉得那不是人的影子，而真真切切的是人，是那些喜欢这里的人一头扎进了周庄、同里的水中，虽同我们近在咫尺，却是可见不可遇，可招不可握，真的是那个什么的奇了怪了。

江南的美景，江南的靓容，岂止粉墙黛瓦，水岸人家，穿越老街古巷，摇过曲桥圆拱，满目都是引人入胜的诱惑。月白风清的淡定，性淡如花的从容，淡淡的哀愁，轻轻的寂寞，都能演绎出纯粹的东方美学和美丽可人的江南胜景。作为一种地域符号，作为一种文化神韵，超凡脱俗，俏丽难挡，唯江南所独有。

再忆江南的人及情。在江南，有事在人为的积极态度，有顺其自然的达观之道，有水到渠成的成功智慧，也有淡泊宁静的洒脱坦然。鲁迅的故乡，李叔同的送别，郁达夫的春愁，徐志摩的忧伤……都能在江南的大街小巷被那些寻常百姓所娓娓道来，遑论政府的博物院、图书馆了。江南女子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风景，美目流盼，灵秀天成，就似吹皱的一池春水，荡漾在眉梢眼角。“最是那低头一笑，千种风情绕眉梢，纤指若兰透骨香。”江南女子是画家笔下诗人吟中的温存记忆而化作内心的一抹柔情。是的，在江南的传奇爱情故事中，有着太多的缠绵悲怆，太多的动人心魄，太多的浪漫色彩，许多情节令人唏嘘落泪，扼腕叹息。“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一对情投意合、词男辞女的绝世姻缘，却因陆母的棒打鸳鸯而分道扬镳，岂不让人悲从中来；“我别无所求，只愿死后埋骨西泠”，这是苏小小与鲍仁的爱情，悲也；“洗尽铅华，闭门谢客，血溅诗扇，忠贞不渝”，这是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可知道那海水因何似胭脂酒，那是你点点血泪和着海水在流，可知道那海潮因何似泣如诉，那是你轻轻呼唤伴着海风声悠悠”，这是张玉良与潘赞化的爱情……这里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酸甜苦辣，太多的世态炎凉，太多的悲怆凄苦。根植于江南大地的这些爱情传奇，于如今早已开出千万朵美丽的爱情之花。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年年少春衫薄。春衫薄，怎敌当年江南乐？多年前江南的粉墙黛瓦，大多已被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多年前的老街小巷多数也早已被新颖的建筑和平坦如良的黑色路面所置换。这是历史的进步。我只是想，能否留下些古色古香的江南，以供后人欣赏与思考。

滩涂春光

□邹德萍

正在晒太阳的海爷爷告诉我说，滩涂的春天没有花草莺歌，也看不到“春风已绿江南岸”的美妙景色。只有读懂了滩涂，才会体味到滩涂的春天。

于是，我问出港的船只、桅杆，什么才表示滩涂的春天？它们不语，机声轰鸣中，水鸟箭一般飞离，船尾翻起跳跃的浪花，桅杆上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向着浊浪滔滔的黄海进发。

我问下滩的取采人、网具、背篓，他们不讲，紫红色的脸庞，露出整齐的白牙，说说笑笑，成群结对，踩着枯蒿、贝壳，“咔嚓”声声响，趟过浅水烂滩，走向潮起潮落的潮间带，那里才有收获的希望。

我快步掀起厚实的棉门帘，走入育苗车间，想从这里找寻。哇，忙碌的他们单衣薄裳，车间暖意融融，氤氲弥漫，池水中冒着气泡，蟹虾海蜇幼体在水中漂流，尽情欢跳各自的舞蹈。穿着工作服的人员一抄网抄起密密麻麻蠕动的“大虱子”，送到眼前，我立刻被成千上万那顽强的小生命而震撼了，幻想着长大的它们，也许这一小抄网，几个月后一卡车都难以运装。我还想去问问丹顶鹤和麋鹿、风力发电的“大风车”、飞越起落的小鸟、游动的小鱼小虾以及静静的白茅草、芦苇、獐毛，甚至不屑一顾的爪爪菜、藕韭菜、碱蓬蒿、巴碱柴、巴根草，还有忙于修堆筑坝、清淤扒泥的养殖人，他（它）们会告诉我答案吗？

自然的规律总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一场轰轰烈烈史诗般的“恋爱季”如约而至，凡是雌雄异体或同体的都已做好准备，它们将为繁衍后代而奋不顾身。芦苇深处遗留下的蒿蓬，须顶一圈发出宝绿光晕的野鸭，整天为装修旧巢的新婚“闺房”而忙碌着，当产下至少 16 枚卵的时候，便开始了三周的轮流孵化，父母倾听羽下生命的律动，期待着代表新的基因延续破壳的那个幸福的时刻，小野鸭经历春的阵痛，夏的生长，秋的丰满，冬的孕育，犹如贝多芬的乐章而进入“生命交响”，使滩涂的春天在不知不觉中踏上“红地毯”的初始，奏响滩涂春之歌那美妙的五色音符。

又见到了海爷爷，问我读懂了吗？我说，读是读了，但不懂，也没人告诉我。

哈哈，哈哈哈……在海爷爷的豪爽明亮的笑声中，一只盛酒的小葫芦从海堤顶上滚下坡去，我不顾一切的去追赶着，想尽快抓住它，葫芦被一棵小树挡了下，滑进树根下的凹塘里，我低头一把拎起，突然间发现，湿润的泥土上茅草根已经泛着青色，蒲公英张开了黄色小伞，无数亮晶晶的红色的小芽芽，哦，我感到惊喜，那不是盐蒿籽的“仔”吗。及时赶来的春雨，给人们提供了捉小蟹、拾泥螺、晃文蛤的极好时机，白天涂上人影转悠，夜晚滩上灯火摇曳。

咚咚咚，蹬上望鹤亭，耳边却不由得响起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词曰：“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仰面吼叫：春到滩涂啦！春到滩涂啦……路过的野獐敏捷地跳跃窜逃。

一只白鸥唱着歌儿从头顶飞过，飞向滩涂海天深处，海水卷起层层波浪，浪尖跳映着变换着太阳的光亮，此刻正在涨着潮水，哗啦啦的海水前锋铺展着贴着光洁的涂泥向前滚动，来自黄海深处聚集的力量，将是又一股涌动的势不可挡的春潮，展示出大自然生生不息磅礴的力量。

我突然诗性大发，随手写下诗行：春风盐硝白如霜，春雨滋润换新装，春色滩涂人勤早，春景描绘巧梳妆。

春，曙为最

□鲁声娜

是被窗外此呼彼应的遥远却清越的鸟鸣声吸引，而将原本迟疑着的足步迈到户外的，亦是将自己从滞闷的梦余气息里彻底脱将出来，一径行向那清旷的湖边。湖边，另还有美丽的日出在等着呀。

“春，曙为最。逐渐转白的山顶，开始稍露光明，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

清少纳言关于春晨的此一描述，曾打动过多少人？而我走入的这个曙色初露的早春之晨，路边的屋宇尚且昏蒙岑寂，如同陷溺在深睡中不能醒转一般。风也怕惊扰到这世界么，收止着脚步，人家院门前挂着的大红灯笼的大红垂络也不见有一丝儿摇动。惟屋畔的枣树似是清醒的，却也只是静默地站立着，将沉黑裸枝的疏影曲折有致地印在曦色尚淡的东边天空。薄而白的小半片新月轻贴在头顶上方深湛的天宇，轻得好似呵气即融解指即化的淡淡窗花。

高又远的地方，鸟们仍在欢鸣。向着声源疾步，却似怎么也不能走近，使人不免有些着急，却也无奈何。远远地，偶尔还能听得几声整齐又铿锵的口令。早起的兵士们在操练么。掠过耳边的声音，留给脑际几丝儿清凛又坚定的气息。

使人讶异的是，住宅区前此时的公路，却已车灯闪烁车行如流。路南侧的建筑工地，也是一副砰然作响热火朝天的景象。交织的车声与劳作声中走着，脚步似也变得踏实又轻捷。涓滴汇入了澎湃海洋一般，被生活汹涌向前的潮流挟裹着，使你情不自禁地一起向前再向前。

终于来到了千鹤湖边，临水而立。湖面平静如鉴，倒映着天空树影。蒲苇尽数芟除的湖畔，点点枯茬微露，却不能寻得些许绿的踪迹。同一个地域，此堤与彼岸的柳，叶发的进度竟也很不一样。日日上下班经过的香檀公园，河边老柳早已著了新芽，且正一日日褪却鹅黄底色，将翠意浸染在枝间梢头。千鹤湖公园的柳才初有鼓突。春已来，却仍一步三回头，捉摸无定，犹疑难决似的。千鹤湖的春，仍在蓄势待发之态。一只白鹭翩翩然盘旋过湖面，落向某个静僻角落。身后高枝端栖着两只黑色鸟，默然面向东方，像是在屏息等待日出的时刻。

湖那边的天空，已是酒醉后的颜面一般酡红。仿佛可以感知到最后酝酿时段内里那膨胀翻腾的热烈。终于，朝日的弯弯一线轮廓露出了地平线，继而冉冉地，一点点地，上升，再上升……转眼间，硕大、秾艳、温润的一枚就完全呈现。此时的它，似也正将我凝望，眉眼间还含着隐隐的笑意。沐浴在它宏博悯然的辉光里，像是浸没在细细乐音之中，身心舒泰又欣悦。细思来，朝日诞生，不过短短几分钟时间。注目这一过程，山河庄严温柔之思油然而生于胸襟之际，不能不暗叹光阴足步之匆促与决绝，而欲将生命里剩余的每一个分分秒秒都郑重相待细加珍惜。

新生的太阳，将长长的一抹红影投印在开阔的湖面上。水光涵映着参差的天色，红影向着或蓝或青的色块无限晕染铺排开去，天色水光两相映照，人亦似在画中了。水底的鱼也因好奇而探看么，一个圆圆的波纹忽地轻轻生出于水面，轻轻地，一波波散开、逸去，轻轻地摇动疏枝长桥的影子。一只觅食的小水鸡自湖边回身，向湖中心游去，小小身体牵带出生动的斜而长的射线形波纹。此时，它的对面，另一只小水鸡向它游来。偌大湖面上，它们两两相向，脖颈向前拼力探伸，急切而又愉快地引领着身体快点更快点地靠向对方。

太阳高起，热闹尘声漫涨围拥而来。

父亲的酒，母亲的爱

□张慎传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父亲特别爱喝酒。

同样从我记事起，就记得母亲特别反对父亲喝酒。

我不知道关于父亲喝酒的故事该从哪里说起，如果记忆也可以像电影镜头似的分开成一张张的画面，那么现在在我脑子里闪现过的关于它的第一张画面就是父亲去村东头经销店买酒的镜头。

父亲经常去买酒，慢慢地和店老板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在午饭前，他会从店里买走一瓶普通的白酒，无需多言，二者心领神会。我想，在百户有余的村庄里，给父亲冠以“酒神”绰号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店老板。

父亲喜欢喝酒是出了名的。父亲不仅爱喝，而且会喝、能喝。即便面对来自母亲无休止地唠叨和全体家庭成员的指责，父亲依旧三餐都喝小酒。有时一天下来，一斤酒穿肠而过。这个酒量不仅在我们村数一数二，在周边村落也是位居前列。

因为喝酒，父亲和母亲没少吵架。

为了避免吵架，父亲便不再自己去买酒了，试图以不去买酒让母亲产生无酒可喝便不再喝酒的假象。

店老板见父亲久不光顾，便开始担心父亲是不是把酒戒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店老板为之所以会有这种担心，是因为和村子里其他一周都不见得能喝一斤白酒的人比起来，父亲算是他的大客户了，也难怪母亲说，“你爸养活了村东头的经销店。”话虽夸张，却也能够证明父亲对小店的影响。

但没过多久，店老板便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因为每天放学十几分钟后，我基本上都会出现在柜台前。柜台是用砖和石板垒建而成的，并有两口大缸相伴，一缸醋，一缸酱油。柜台和我差不多一般高。买酒的时候，我总会踮起脚，双手撑在柜台上，冲着店老板说“拿瓶酒”。那时父亲最常喝的就是高粱大曲、高粱特曲、二锅头等，一瓶酒便宜的一块五毛钱，贵的也不过三块钱，酒瓶和现在比起来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把酒放在书包里，偷偷带回家，父亲也总会默契的以检查作业为名，偷偷把酒拿走。“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在母亲一天两巡视、三抽查、四盘问和哥哥、姐姐的通风报信、检举揭发之下，这种“违法”行径没能“潜伏”多久，就被母亲抓了个现行。母亲非常生气，一时间，“狼烟四起，战火重燃”。那个时候，幼小的我存储了太多与酒有关的事，曾几何时，我多么想将它全部格式化。

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父亲买过酒。冬去春来，日月如梭，后来，我从外出求学到参加工作一直远离家乡，见到父亲喝酒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次回家，我发现父亲对酒的感情一如既往，不曾改变，依旧一天三餐小酒不断。这期间，自然也少不了母亲的唠叨，少了的却是那浓浓火药味的争吵。

记得我到江苏工作的第一年，临近春节，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孩啊，你爸说江苏的酒平时很少喝，你现在在江苏工作，春节前顺道给你爸带点回来。”我惊讶中带着惊喜地问道：“妈，你不是不让爸喝酒吗？”母亲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不懂”。我想母亲怕我们不懂要买的酒是怎样的一坛酒。那是用爱陈酿的一坛老酒，在春花秋月、夏雨冬雪的季节变换中，在一年又一年的时序更替中，愈久愈浓，愈久弥香。

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母亲不是不让我们为父亲买酒，也不是不让父亲喝酒，更不是因为买酒、喝酒与父亲争吵，母亲更多的是为父亲身体考虑，想让父亲少喝一点。我想，这就是爱，这爱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经得起世俗和繁华的洗涤。这是属于他们那一辈人的浪漫。